

由周振天(执笔)、陈莹编剧,黄定山导演,广东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深海》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主人公,讲述了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带领我国核潜艇研发团队,攻坚克难、呕心沥血打造国之重器的感人故事。该剧上演后,不仅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也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和充分肯定。



观看话剧《深海》,观看我们的国防科技英雄黄旭华的人物故事,感慨万千。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不管是多么怪石嵯峨,横沙立土,还是鬼喊狼嚎,烟瘴毒气,14亿中国人坚持理想,坚守正义,一如既往地跨步向前。这个振兴中华的英雄时代感召着越来越多的英雄,中华民族矢志不忘自己的时代英雄。

黄旭华把自己的智慧和忠诚全部献给了国防尖端科技事业——核潜艇的研发。正是由于我国保卫自己的力量不断加强,才使得中国孩子们的头顶不再有侵略者轰炸机的狞叫,让孩子们甜美的笑脸映照着和平的阳光。

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长城也在大海,在任何人入侵之敌的面前矗立。因为有你,有你们这样的英雄。你就是长城。话剧《深海》里沸腾着的,就是这样的火热情感。

当下,写科技题材的话剧渐渐多起来,显示着话剧作家艺术家越来越关注我国正在蓬勃向上的科技事业。无疑,这是大好事。但是,作为舞台艺术的话剧,如何去表现“科技进步”呢?并不鲜见的成功事例告诉我们,在舞台上“写实”科技,以科技(生产)过程为舞台表演的实际过程,那就必然丢失了话剧的“艺术”。相反,技术性过程只应为塑造人物性格,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服务。技术性过程可以成为戏剧情境的物质元素,而不是唯一的成分。情境是由人物的戏剧性关系、情感的诗意象征和物质环境组成的。如果只是强调技术性过程,那充其量是科普宣传罢了。

《深海》突破了科技题材话剧的魔咒,把焦点对准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着力刻画主人公的伟大心灵,这是这部话剧的重要价值。

(一)三条回忆链条的组接勾连,形成了该剧独特的总体架构。

该剧创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正研发核潜艇与开掘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关系。以序幕2016年,09型某核潜艇即将进入博物馆为楔子,由此上溯28年,1988年对核动力潜艇404艇的极度深潜测试。全剧的主要内容就以404艇下潜深度为结构的台阶:

200米之前——嵌入惨痛的回忆。1939年,主人公在日寇的炮火中离开家乡,接受母亲的银梳子,立志要“学成本事”“保护阿妈”;1958年,携妻子孩子离开上海,为核潜艇隐姓埋名,一辈子不回头。

到达210米——插进1960年,祸不单行,苏联专家突然撤退,父亲去世;主人公临危受命,“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父子不孝,未能送终,只能遥拜先父。

到达280米——跃入1967年,主人公承受非常岁月的冤屈,被迫养猪,住在猪圈,依然痴心研究核潜艇,与爱妻风雨同舟。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与妻同庆。饮下最后一杯苦酒,那是思念14年未见的老母亲,承受亲人的误解,吞咽委屈,“想家,想阿妈,我就……熬着……”

到达295米,即将测试300米,回放登艇前的一次激烈的夫妻“争吵”,一次灵魂的相融:丈夫为核潜艇置生死于度外,妻子不满丈夫对自己的“隐瞒”。最终,夫妻肝胆相照,“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一切”。

300米成功之后,再现主人公回潮汕老家,拜望30年未见的母亲,一把银梳凝聚着母子50年的记忆与期望,镌刻着主人公艰辛、奋斗、承担的心路历程。

主创历经反复琢磨,精心选择这样的三条回忆链,使之组接、勾连,犹如斗拱,榫卯纵横交叉,繁复而又简明:2016,主人公与退役核潜艇的“交谈”,引出对1988年404核潜艇的深潜测试的回忆。以下潜深度为阶梯,逐层构筑主人公深邃而宽广的内心世界,非常巧妙地将核潜艇的研发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相融相和。全剧以技术过程为依托,完成的是黄旭华“这一个”科技英雄熠熠闪光的命运轨迹。

是生活,是来自生活的素材启示了主创,核潜艇是主人公的生命,写核潜艇不是着眼于技术进程,而是着力写主人公生命历程。这就再次证明了马尔库塞的阐述,真正的艺术创作是把内容变成了形式。

(二)主人公与两个女性的关系是通向内心世界的隐秘渠道。

第一对人物关系是主人公与母亲。1939年,在日寇的炮火肆虐中,母亲把好不容易才弄到的一张去韶关的火车票塞给了儿子,这是离开家祸的惟一机会。母亲临别赠送的银梳子,寄托着她对儿子全部期望。50年过去了,在主人公设计的404核潜艇测试成功之后,他前去看望自己的老母亲,再把银梳子拿出来,感慨万千。他用一生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

众所周知,把真名真姓且健在的伟大科学家搬上艺术舞台为之立传,谈何容易。要在仅两小时左右的一部话剧里凝练浓缩而又真实完美地展现出伟大科学家的精神风貌、智慧才华和人格魅力,更谈何容易。然而,《深海》却知难而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演出激发了观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共鸣,真可谓“旭日东升,荣耀中华”。

也许正因为周振天自己就曾长期在潜艇上挂职过副政委,对黄旭华这位“中国核潜艇之父”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尤其是情感积累和思想积累,因此笔触真正能伸进这位科学家精神世界和人性的深处探寻,从而以审美方式在剧作中颇为精准地把本质的东西艺术地呈现出来。一是他的理想信仰和报国情怀。他本名黄绍强,少年的他遭遇了1939年日本侵略者对家乡汕头的狂轰滥炸,家被毁了,他被逼离乡,慈母送别,本拟继承父业学医的他面对弱国就要受欺凌的严酷现实,向着远方发誓:“阿妈,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我要学造船。我要制造飞机,保卫我们国家的蓝天;我要制造军舰,抵御外敌的海上侵略。从今天起,我不叫黄绍强,我叫黄旭华,旭日东升,荣耀中华!”这场戏写得精彩,演得到位。

二是他的科学精神和艺术涵养。他对立志献身的核潜艇事业,讲究科学,一丝不苟,锲而不舍,心无旁骛。剧名“深海”语义双关,既指现实的深海海防,更象征着深邃的科学家追求真理永无止境的精神世界。为此,他遨游深海,如定海神针,不畏艰难险阻,什么苏联专家毁约撤走,什么养猪场里的非难折磨,什么对变“三步走”为“一步走”直接设计水滴形核潜艇的质疑,什么

学成本事,“保护阿妈”。50年来,“保护阿妈”四个字扩充了更加厚重的含义,那就是“保护人民”。主人公对母亲的承诺源于日寇蹂躏国家父老的耻辱,主人公50年的意志弥坚,源于对母亲、对国家父老的爱。

第二对人物关系是主人公和妻子李世英。1958年,主人公接受研制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任务,要断绝与所有人的联系,李世英答应:“我愿意为你改变我的一生。”1967年,李世英探望养猪的丈夫,那肝肠寸断的台词令人动容:“你一个总设计师却躲在猪圈里痴心研究核潜艇,我受不了,扛不住!屈呀旭华,你太累了!”李世英的这两次出场,有力地烘托了主人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坚强形象。然而,最重要的戏是第九场,也是全剧的高潮之所在。那是在主人公决定参加404核潜艇深潜测试的前夜。这个秘密被

李世英发现了,她恼火了——不是因为丈夫要去冒生命危险,而是这个重大决定对她隐瞒了。在丈夫心中,对妻子“隐瞒”是为了让妻子免除担忧;在妻子心中,丈夫的“隐瞒”是对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的大不敬,她不怕“担忧”,是因为“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一切”。这是一场奇特的戏剧冲突,因为双方都在深爱着对方,各自的心理活动极为细腻,极为敏感,其心曲隐微令人慨叹。戏剧史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阳台相会,《关汉卿》的狱中一曲《蝶双飞》,都是这类非常经典的范例。然而,在这场爱的冲突中,还有更重要的戏剧动作,揭示了主人公在静外表中澎湃的心潮。李世英询问主人公:你在写什么?黄旭华的回答既是说给妻子的,也是自己灵魂深处的最豁达最坦荡的喃喃自语。他随核潜艇深潜,不仅是身先士卒,还是要在静谧的深邃的幻境般的深海世界里,去寻找自己的美好“梦想”,去寻找自己的神圣“使命”。这里面翻腾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含有多么崇高的生命价值。不论生死,他只想用自己灵魂的忠诚去照亮那黝黑的深海。

(三)舞台呈现的象征寓意。

舞台上,导演和他的舞美设计为《深海》提炼出横竖两条交叉的“线”:横,由核潜艇的龙骨化用;竖,由虚构的标尺沿着龙骨横线进行移动,不断地显示作为全剧结构阶梯的下潜数字。这样,整个舞台变成了主人公的人生坐落,随着技术进程(下潜深度),演绎的不仅是技术结果,更是主人公曲折、艰辛而又高尚的命运轨迹。这样就创造了“上焉者意与境浑”的戏剧情境,非常富有象征内蕴——主人公与核潜艇“物我合一”,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新中国的核潜艇事业。

灯光的巧妙使用大大拓展了画框舞台的视界。譬如,主人公离开母亲,登上逃难的火车,迎面是日寇飞机的扫射,看到年轻的难民血染机车,他用腰带把自己与机车绑在一起,冲出死亡线,疾驰而去,翻开了求学以报国的新一页。飞驰向后的高山树木,流弹呼啸吞噬鲜血,都显示了灯光不仅在营造情境,更是在完成戏剧动作。

为了让《深海》走得更远,有着更加光彩的未来,主创正在以更高的标准,继续精益求精。譬如,主人公的塑造,对照英雄的原型,还应具有更加个性化的魅力。第九场的高潮戏令人拍手称赞,但静下心来,尚须精准把握相爱之人的语言分寸和夫妻之间心理变化的微妙之处:特别是主人公灵魂的自白,还可以更富有文学性,更富有想象力,更富有感染力。主人公与母亲的人物关系全部系于那把银梳子,如何使用这个非常重要的道具,需要精细的斟酌。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深海》成为跨越疫情、卓然而立的一部优秀话剧。



旭日东升 荣耀中华

□仲呈祥

1963年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深潜爆炸事故……在科学定方面前统统不在话下。而且,都一一被审美化为各具风采的各个场次了。科学家始终如一、执著追求的最高精神享受,便是发明、创新和成功。所以,黄旭华在剧末才自信自豪道:“岁月静好,人民安享太平盛世,星光照耀万家灯火,幸福梦想你尽管追逐。你只要记得我们的核潜艇正默默藏在深海,哪怕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哪怕虎狼环伺,各种挑衅接踵而来……因为我们有战略导弹核潜艇,拥有让敌人心惊胆寒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就从根本上提高了我们国家的战略安全!”更可贵的是,如同钱学森、杨振宁等许多大科学家一样,黄旭华也具有令人钦佩的精湛的审美涵养。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是21世纪人类互补生辉的两种重要思维。科学思维求真,开启人类的左脑的抽象逻辑能力;艺术思维求美,培育人类的右脑的形象想象能力。正是因为艺术涵养深厚,才培育出宏大的审美心胸和高远的审美眼光,才具有健全的人性和精神解放的自由,才永葆超前的预判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从而激活左脑的抽象逻辑思维,使创新能力发挥到最佳境界,造就出科学家做真学问、成大事业的大气象。《深海》就较好地表现了黄旭华可贵的艺术涵养,如他善吹口琴,在猪圈劳改时给前来探视的爱女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潜300米前在家中与相濡以沫的爱妻共听留声机播放《命运交响曲》……这些过目过耳便难忘的

细节,都使舞台上乐观进取的黄旭华艺术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立体、更加接地气了。

三是黄旭华的人性深度与情感厚度。艺术为科学家立传、弘德,由于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知识性和枯燥感,很容易有概念化之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走进科学家的人性深处,探究其情感世界的奥秘。《深海》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全剧抓住母子、夫妻两条线做足文章,靠精心设置的细节和对话深挖黄旭华的人性深度和情感厚度。母子之间,从战乱离别到深潜成功重逢,托物言志,寓理于情,靠那把“银梳子”表意言情,发人深思。离别时,慈母赠梳,惟其是银,故含有眷顾时可作急用之意;而孝子珍藏怀中,卅年不离,不仅用以梳头,更梳理母子深情和家国情怀。此外,夫妻之间,那段贯穿全局、反复出现的心灵对白:“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心之相通,甘苦与共,其人性人情,与日月同辉。

《深海》的剧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导演、表演、舞美、音乐、灯光诸方面强强联合,互补生辉,更是功不可没。首先是黄定山的总体把握,令人称道。本来,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要营造出核潜艇深潜的特定情境氛围,殊为不易。但舞台上综合运用了影像视频为背景和从具象中抽象出来的核潜艇道具,并配置以纵横交错的标识核潜艇潜水深度的十字标尺以象征黄旭华的人生坐



塑造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汪守德

话剧《深海》是一部编剧、导演、表演、舞美、作曲都很出色的剧作,其人物刻画的真实性、情感表达的穿透力、艺术呈现的流畅感,反映出的创作者们奋力打造此剧的精心和剧作整体艺术品质的上乘。

《深海》通过讲述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带领我国核潜艇研发团队,呕心沥血打造国之重器的故事,揭示其肩负重任却历尽磨难,仍无怨无悔奉献于国,这样一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特有的性格逻辑、非凡的情感历程与深厚的文化脉胳。而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齐头并进,是这部剧作的致胜之处。即通过核潜艇深潜300米这一极限试验行动贯穿,采用多重切割的方式,不断回顾和再现主人公从接受核潜艇的研发任务,到出色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所经历的各种典型生活场景,来反映其如何承载受命之重,笑对人生之难,忍受情感之痛,而达于事业之巅的过程。这种结构方式既打破了过去常见的线性叙事模式,又使其间经过精选的人物有意味的生活片段,实现了紧凑自然而又缜密有序的衔接,从而扣人心弦、感人至深地完成了对于剧作主题意旨的深刻开掘,对于主人公独特形象的成功塑造。

剧作的主线清晰而完整,即将黄旭华个人的命运同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相结合,使这部剧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含量。在漫长的30年时光里,黄旭华深切体会国家令其涉足乃至担纲研发大国重器所包含的对他的那份信任与倚重,使之欣然前往并携妻子同行,从此走上隐姓埋名之路;苏联人背信弃义撤走全部专家时,他表现出作为一个主人翁的罕见焦急;当世界核潜艇大国严密封锁相关资料与技术时,他在异常艰难的困境中表现出探索精神;是踩着美国、苏联的脚印分三步走确定中国核潜艇的艇型,还是一步到位地将其设计成“水滴型”的激辩时,他力排众议地坚持了自己的正确主张;动乱年代中遭受冲击靠边站也不能改变其初衷,在猪圈里仍坚持进行核潜艇的研究;一旦核潜艇放大样组装遇到困难时,他又迅速将个人恩怨冷搁置一边,急切地要去帮助解决问题;他随核潜艇下潜300米进行极限深度的试验,蕴含着毁身灭人的极大危险,这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戏剧性呈现,都生动形象地体现和诠释了黄旭华忍辱负重、九死无悔、为国奉献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境界。剧作在这一系列情节的背后所表明的是,虽然随着国家形势的改变,黄旭华的处境和心境也发生着那样那样的变化,但不管时代的背景发生怎样的改变,个人的命运经历怎样的坎坷,他都始终坚持信仰初心不改,笃定自己的努力方向,让世人于无声之处听到的是振奋人心的喜悦与惊喜。这些都有助于观众通过话剧艺术方式走近黄旭华。

《深海》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对人物情感的表现与展示,这是剧作最动人心魄的地方。黄旭华与妻子李世英的相守相知,相濡以沫,共同走过岁月走过风雨,依然忠贞不渝已非寻常情感可比。而当妻子得知丈夫要随核潜艇下潜的决定时,两人日常的亲密情感便在特定情境下发生了激烈冲突,黄旭华的欲言又

止,李世英的恼怒与诘问,丈夫对事业的尽职尽责,妻子对丈夫的担忧牵挂,在此通过你来我往的语言与情感“交锋”,形成了至性至情的戏剧力量,合情而又合理,自然而有深度。女儿燕妮在动乱期间因他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被同学欺负打伤,黄旭华的无奈而宽宏的安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深深歉疚。剧作更加感人的地方是,黄旭华不仅个人与妻女在动乱中受到冲击,而且30年一去不回,获悉老父亲去世的消息亦不能回家奔丧,更有甚者在长达30年里不能与老母亲见面尽孝,被家人误解与埋怨都在情理之中,这里面又包含了多么大的令黄旭华必须日品尝的人生苦味和况味。30年后母子终于相聚时,一把母亲当年送给他的银梳子,要拿它给母亲梳理稀疏白发的那一刻,又饱含着黄旭华作为一个儿子的多么巨大的愧疚,似乎人生的无尽滋味,人子的万千歉疚,都集于那轻轻梳理的让人落泪的动作之中了。同时,剧作还表现了解放前夕地下党战友牺牲的情节,当黄旭华看到他们布满弹孔的遗体时,他感到“我的身上有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命,我必须多干工作,干好工作,必须把中国的核潜艇早一天地造出来,我才好对他们有个交代”,这连同黄旭华青年时代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情节,都为主人公后来赤诚报国的行为,奠定了特别坚实、令人信服的情感逻辑与心理根据。

剧名“深海”也是大有深意的,它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概念,更是人物心理空间层面的有力拓展,是内心世界的不断深入。由《深海》延伸而来的“深潜”,除了表面含义的解读,即核潜艇游弋的深海,表明作为国之利器要纵横于大洋深处,虽然它充满了无穷的未知与风险,但这是主人公施展抱负和雄心的广阔天地。黄旭华带领团队筑就的正是深海中的万里长城或无敌利剑。因此他是国家安全团队的坚定捍卫者,是当之无愧的当代英雄。同时,这个“深海”也是人心和命运的深海,即在黄旭华为国拼搏奋斗的前行之路并非皆是鲜花与掌声,也并非一帆风顺,亦有明流暗涌,急风巨浪,磨难挫折一路如影随形,然而正是各种纷至沓来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干出一番惊世伟业,其人生和形象的意义就更为加丰饶深邃。这也是该剧得以凸显其思想分量和艺术价值的地方。

黄旭华的形象从历史搬上舞台,从原型变成艺术,我们看到的是民族成员中最杰出的代表及其身上传递出来的精神。怎样能够使当代人从中获得巨大的感染、启示与激励,创作者们不仅苦心孤诣地深入生活,进行剧本创作加工,还充分调动融合多种舞台艺术手段,来丰富和强化舞台表现形式,以增强剧作“同频共情”的艺术魅力。如几位主演表演的投入及台词的深厚功力,对成功地刻画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写真实性与写意性相结合且契合恰当的舞美设计,以及象征潜艇的椭圆形空间利用,都给演员表演、人物刻画营造了相宜的氛围。音乐或节奏强烈或内含深邃的抒情性表达,对剧情的展开、气氛的渲染和意境的构成都起到了烘托作用。这一切使该剧所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既有高大上的可敬可佩,又有普通人的可信可亲,能够真正走入观众的内心。